

际同行也不得不承认，中国在激光薄膜领域的进步惊人。

为她们发声，让“科研”回归

事实上，为解决西方对我国在高性能激光薄膜元件的“卡脖子”问题，1964年，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的同年，就成立了我国第一支专业从事激光薄膜研究的团队（今为薄膜光学研发中心），朱美萍正是这里的第四代激光薄膜人。

说起她入门的原因，多少有些机缘巧合。浙江大学毕业后，她被保送到上海光机所继续深造，误打误撞进入了激光薄膜实验室，“干一行爱一行”的她，就此在这个领域扎下了根。

然而，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坚持，要付出的心血远比她预想的更多。

2008年，朱美萍的女儿出生。彼时，她刚刚在上海光机所留所工作两年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。这意味着，她既要带娃、工作，还要完成博士论文。“白天工作，晚上回去先陪小孩，等孩子睡着了，再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，论文也伴随着很多困难，那个阶段，每天忙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。”

女儿上幼儿园后，帮带孩子的父母回了老家，三口之家独自面对一切。没人帮衬的日子，所有事情都得自己来，这种转变让朱美萍一



朱美萍和她的团队。

度感到“困惑”，“我自己都想我是不是要放弃了。好在当时所里有不少优秀的女科学家前辈，她们给了我前行的力量”。

也是这段经历，让她深刻理解了女性科技工作者面临的困境。

“从研究生的男女生比例来看，女生已经超过了50%，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。但越往学术高层次走，女性的身影就越少。从青年科技工作者到领军人才，再到院士、诺贝尔奖获得者，是一个倒三角的结构。”朱美萍认为，生育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“女性在家庭中天然会多承担一些责任，科研的黄金期，恰遇生命孕育时。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同行，在婴儿啼哭与实验数据之间挣扎，最终或是遗憾地暂别科研赛道，或是无奈地放下咿呀学语的襁褓”。

有研究指出，顶尖女性科学家比例偏低，并非源于智商和能力的

差异，更多源自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心理因素。而一项面向上海科研女性开展的调查显示：46.13%的受访者认为，生育对女性科技人才职业发展影响较大，仅12.08%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对科研工作没有影响。三四十岁正是科研产出的高峰期，却也是许多女性的生育关口。

许多女性科研人员即使在生育阶段不忘科研，多少也会分散工作精力。“女科学家从来都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骨干力量，她们需要的不是同情，而是社会认知从‘特殊照顾’转向‘价值认同’。”为此，2024年，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朱美萍，提出“设立女性科研回归基金”的建议。

此后，上海市女科协在市科技党委、市妇联指导下，对接各方资源，整合社会力量，使“科研回归计划”从构想变成了现实。2025年9月，这项计划试点启动，通过资金支持